

山高路远



●主编 唐明文
彭泽柏

山高路远

主 编

唐 明 文

彭 泽 柏

中共郧县县委宣传部
郧 县 交 通 局
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逢山鴈路過河

架橋功在昔為代也

古々秋

新在性
九月題

序

蒋汉洲

这是一串真实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我县公路交通建设事业的“路史”专著，这是一曲路的礼赞之歌。这部由县委宣传部、交通局、文联携手编撰的报告文学集《山高路远》，具体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郧县交通事业建设者们根治贫困、开疆凿土、披荆斩棘，“令三山五岳开道”的雄迈气概和可歌可泣的献身业绩。

钩沉稽经，揽胜顾形。郧县南抵武当，北毗秦巴，中扼汉水，更有“鄂之屏障、豫之门户、陕之咽喉、蜀之外局”之称，自“郧县人”、“梅铺猿人”在此繁衍生息，刀耕火种，数千载人世沧桑，时序更替，青山不老，绿水长流，车辙马驿，鲜见史载；唯一黄金通道——汉江，因其桀骜不驯，难以计数的古廩臣民葬身其腹，酿就了多少悲欢离合，演出了几许人世悲剧……路，桎梏着这块富饶而贫困的土地；路，成为古郧人民代代相传的呻吟呼唤！

三中全会后，郧县交通建设高潮叠起，成就斐然：软科学在郧县交通史上有了零的突破，汉江公路大桥竣工指日可待；修通了5条出口路，40条区乡公路，解决了一个“通”字；消灭了三个汽车渡口，改渡为桥，实现了一个“畅”字；邓湾码头的建成和汉江河道的砂盘险滩的整治，给郧县水运带来了一个“活”字；“七五”期间共建生产、生活用房34栋，计19891平方米，给交通系统1200多名干部职工添了一个“安”字。

沧桑巨变，“通、畅、活、安”使千回百转，九曲回肠，一山之隔咫尺天涯的陆路交通，四通八达，繁忙热闹非常；使往昔风鼓蓬帆、浪推木舟成为过去；给我县的工农业生产带来

了超常规、大跨度、跳跃式发展。

水陆交通，人欢马嘶，机声隆隆，商贾辐辏，万商不绝络绎，经济日见苟新，屏障、咽喉一去不返，东接荆襄、西通陕蜀、南达川东、北承商洛，天堑变通途，条条道路通北京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成如艰辛，没有公路，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先行官们的开拓奉献，就没有今天相适应的运力，也就不可能有今天郧县的繁荣经济。这些瞩目的成绩，世人有口皆碑，难以忘怀。《山高路远》不仅为路的建设者们树碑立传，展示了古郧人民冲破封闭、摆脱落后、奔向康庄大道的强烈现代意识，而且更为大家作出了形象地描绘，集中精选了15篇报告文学，或群塑、或独雕，浓墨重彩，饱含激情歌颂了交通先行官们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中有立志扎根山区交通事业建设的异乡赤子，将青春年华奉献在郧县这片热土上；有终身修桥筑路，泽荫子孙，造福后人的交通战线上的老一辈；有甘冒披荆斩棘之险，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交通系统精兵强将；有卫护人民旅途平安的交通干警，客、汽运驾驶员，蓝色航道上的卫士们……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没有趑趄而进、曲经缓行，而是健步如飞，脚踏实地，一步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穿崇山、行泥泞、涉丛林，抛家忘室，日洒热血，勇攀雄峻而旖旎的峰巅，用心血、用汗水铺成了经纬交错、阡陌相交的坦荡通途。

党的十四大提出加快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开发与建设，这是当前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为加速郧县经济的发展，人民早日奔小康，任重道远，更需快马加鞭。我相信，交通系统干部职工将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郧县经济图腾振兴当好先行官；也深信全县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各显神通，为建设郧县增光添彩，谱写新篇。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于郧县人民政府

目 录

县委书记郭筱鹏题辞

县长蒋汉洲作序

山高路远.....	王太国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6)
第四章.....	(8)
第五章.....	(11)
第六章.....	(16)
第七章.....	(20)
第八章.....	(41)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2)
公路主席.....	舒晓品 (57)
闪光的印证.....	曹廷保 (64)
在古老的航道上.....	蓝 云 (71)
山的魅力.....	庄 重 (89)
祝您一路平安.....	王 炜 (109)
人·河·船.....	谭 湛 (121)
激越的浪花.....	赤 帆 (134)
公路运输话“龙头”.....	赵天宝 (148)
最后一个渡口.....	江 城 (158)
谱写路歌的人.....	詹志林 (174)

山高路远

王大国

路，历来和人类的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

革命的先驱者，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曾说过：“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试观今日文明之国，即道路最多之国。”同是一个伟人，对路也有一段精辟的概述：“路是人走出来的。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鲁迅的这话主要是指社会变革，鼓励青年勇于探索的。然而这话也确实道出了路的原始形态和自然形态。

自从和交通结下笔缘，采访了主管交通工作的原副县长张传贵、原经委副主任温明信和交通局长彭泽柏之后，他们对路有另一种表述。他们说：“路，是人修出来的。只有修出来的路才宽敞、明亮，才能顺利地通向理想的终点。只有人修出来的路才能加速人类和社会的文明。”

也许每个人对路都不陌生，开始咿呀学语，就开始蹒跚学步，村边的小路，弯弯曲曲；山间的小路，盘绕蜿蜒；村中的小路，如同九曲回肠……还有宽广的公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然而，只有你领略了交通干部职工修路筑路的那一份艰辛，你才能读懂一部汗水凝集的路史，你才能体味树影婆娑的公路，浓荫遮掩的公路的那种深沉的诗意。

我乘车上了郧房公路。三弯九转的盘山公路从遥远的树林里冒出，时隐时现，一会儿爬上山脊，一会儿又跌进深谷，那迤迤邐邐的样子，就如同随手抛出的丝绸飘带。眼见得一堵悬

崖挂在车前，一转，路却钻进了一片老林，顿时，车窗里变换着的画面，就象儿童的万花筒一样斑斓。红的枫林，绿的松杉，白的是山上游逛的野云和薄雾。此时，我的思绪也和云雾一样飘忽起来。

路的这端连着城市，那一端也连着一个 小 城、小 镇、小 村，这一端被云雾遮去了，那一端又从云雾中向远处伸延。这老山野林过去根本没路，是筑路者用手、用脚把这条路擦亮。鄂西北的每一条路也许都是这样来的。

我沿着这条公路走进大山，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历史，走进了蛮荒地带，走进了传说，眼前的路越来越窄，眼前的山越来越高，山高路远，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一章 这一段没有史料，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凤凰涅槃。等有了史载和路，那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

郧县这块土地古老而神奇。殒石的传说成了它的名姓，古猿化石又使它名震遐尔，然而，还有一个传说，似乎被史家忽略，只有民间文艺家还耿耿不忘它。它是一只鸟的传说。这只鸟叫凤凰。在所有的志书、经史、野史之前，有一段长长的时间空白，在这段空白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凤凰在那里翩翩遨翔。凤凰的传说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楚文化的精涵。

重叠的群山里拥挤着茂密的树林，古老的汉水丝弦一样被山峦撞响，这里林秀水美，自然成了百鸟的家园。凤凰原是一只穿戴朴实，很不显眼的小鸟，它和大家在这座大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不同的是凤凰居安思危，平时将林中剩余的果子拾起收在山洞里，它的勤劳没有得到认可，还被尖嘴利舌的喜鹊讥笑。一年，森林里遇了大旱，所有的草木无花无果，眼见得百鸟们饿得奄奄一息，凤凰急忙打开山洞把多年的集储奉

献给了大家，使鸟国顺利渡过难关。百鸟为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每只鸟都从自己身上选一根最漂亮的羽毛，集在一起，做成了一件五光十色、绚丽耀眼的百鸟衣，献给了凤凰。从此，凤凰成了最美丽的鸟。

汉水给人们带来的舟楫之利，使森林一天天缩小。渐渐的，这里有的山秃了，成了不毛之地；有的长满荆棘野莽，成了蛮荒之地。其他的鸟见此情景，纷纷移居，而成了百鸟之王的凤凰，却因为那沉重的漂亮和美丽不能远涉山的海洋，而这封闭原始的山国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美貌绝伦的凤凰一天天望着太阳试飞，向东方去，飞出大山，“难度大山千万重”，终于，凤凰在这楚天秦水间永远消失了。

它留下的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伸延开来，还有一个“丹凤朝阳”的花灯每年都亮在山民们的心里。这花灯就是为了纪念凤凰这只鸟。全国十亿神州，只有郢阳人玩“丹凤朝阳”的花灯。只有郢阳人玩凤凰，才能玩得那么原始，玩得那么疯狂，玩得那样沉重和潇洒。连那绵长婉转的音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望。

凤凰是希望之鸟。希望是再生之鸟。

凤凰消失了传说还在。

森林消失了大山还在。

大山还在原始还在。

河流还在太阳还在，太阳还在希望还在！

第二章 所有的史志记载着一个陈旧的内容：人生的贫困和坎坷。当十九世纪的曙光照耀时，这里只有一条路

郢县最早的历史可以查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郢县叫麇

麋者，鹿类的同科也。可见当时这里森林繁华，麋鹿成群的景象。由于战争频连不断，政治版图时时变更，弱小的麋国后被楚国所灭，以致以后几百年，这里一直是楚国的领地。从那时起，这块狭窄地带就被楚风秦腔熏染着，一直从古代沿袭后来。前汉时置锡县又置长利县，先后隶属汉中郡，后两县合并称为锡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又改锡县为长利县，次年称郢乡县，隶属荆州魏兴郡，隋朝时，先后属梁州西城郡，豫州淅阳郡。唐朝皆属均州武当郡，宋末战争以后属武当郡，元朝时才改为郢县，隶属均州所辖。到了公元1476年，明代成化年，这里才设立郢阳府……

历史的漫长演绎，郢县这块土地总是充当一定的角色，具有一定的重量而没有被时代抛向另外一条河流，没有被遗弃，相反，它却越来越重要，重要以致兵家必争。它从一个小小的驿站，演绎成了一个府城，成了鄂西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这得力于交通的发展和便利。确切地说，得力于汉江这条古老的河流。

远古时代，先人们多依山傍水而居，水路运输是郢县得天独厚的主要交通之一。那时候，简单的产品交换，或者征服自然，首要的就是接触和利用汉水，因此，郢县的水运日益兴盛。郢县也就凭着汉江和楚汉、与巴蜀、与川陕联系着。那时的楚国还十分弱小，经济和文化都非常落后，被中原视为“楚蛮”。它“辟在荆山，以处草莽，跋涉山林”，长期局限于中原之南。然而楚天有才，楚国后来聪明地利用了“汉江、川泽之饶”和“西通陕蜀”的优越条件，开拓奋起，逐步图强，先后灭掉五十余个诸侯小国，成为威镇南方的霸主。

诸侯争霸，促进了汉江水运的发展。

唐代著名的“安史之乱”中，叛军切断了运河漕运，江淮大片地区贡、赋、税无法上调长安。此时汉水的位置又显出来

了，它以一条小河的名义一跃而成为南北漕运的大动脉。郧县也因此而成为一度繁忙漕运的枢纽。上百石规模的贡、赋全由郧县汉江段溯江而上，送抵西部长安。“船穿郧覆变反辉，水通陕川暂雄军，魂牵滩陡多春色，地转汉水浮远城。”这首古诗生动形象地描画了郧县汉江段水运的繁忙景象。

郧县地域辽阔，汉江河谷气候温和，资源富饶。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我们的祖先准备好了繁衍生息的温床，自然也为青曲弥陀寺“郧县猿人”和“梅铺猿人”创造了适宜的栖身之地。他们在这里生息，创造了这块土地悠久丰富的历史。

明代成化十二年设郧阳府后，经济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开创了各类道路交通。除了汉水外，古代的驿、站、台、塘、所、铺和邮路，编织了先人们的美梦，遗存的桥梁、隧道、栈道，成全了许多代人的梦想。还有那自然的渡口和码头，圆满了祖先们微薄的愿望。更有那漂摇的独木舟，独木桥，各种茆子、轿子、杠子，充分证实了远古时期的先人们开创交通的艰辛。这艰难用文字和遗迹就写在这块土地上。

从远古到清末，当十九世纪的太阳来巡视这块土地时，这里的陆路交通仍是一张空白。野山崇岭，河谷地带，阡陌小路，踩为大路，运输仍奈于绳子和扁担，肩挑背驮，行帮往来，苦不堪言。

如果还要寻路的话，县内早期公路的兴起，基于军运而生。1930年，国民党政府为剿共计，修通了老河口至均县的公路。1933年12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修通了老河口至白河的土地通道，县内120公里。老白公路支线由十堰至郧县城汉江南三门店。郧县境内主线、支线两公路总长为148.5公里。这是郧县公路史上最早的公路。

连国民党政府也没有想到，这条为“剿共”而修筑的土路，竟是留给新中国的一份微薄的遗产。

第三章 三个故事，一声呼唤：行路难， 难于上青天

抬机械进山

紧依老白公路的东河乡某村，到了70年代初还没有一条正儿八经的路。那路随意的就象顽童在雪地划印印儿。山涧的水涨了，小路被淹死；天上的雪大了，岭上的路被埋。天晴下雨，山里的路时时在变更着。夏天赤脚淌小河，冬天受不了啦，砍几棵老松树，用葛藤一绑就是一座桥，夏天发山洪，桥随水走，山民于是又淌起河来，入冬又架桥如是，世世代代都这样重复如故。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国家实现机械化叫得最响的时候，东河乡某村的支书再也忍受不了山里的落后和寂寞，决定把脱粒机、面粉机引进山。他到山外开会，见外面的人打麦不再用连枷，磨面不再用石磨，用的都是明光光、轰轰响的东西。可他们村的群众，仍是顶着毒日打场，尔后又是抱磨杠转个没完。

他找来几个精壮劳力，带着村会计，出河去买机器，高兴地眼睛笑成一条缝儿。八个汉子抬着脱粒机，吭唷吭唷地在宽阔的公路上走着，那气派真有点气壮山河的味儿。老支书在后面，嘴里刁着烟袋，缀花儿的烟布袋随着他得意的步子摆来摇去，劲头就象是接儿媳似的。可是抬机器的离开大道，到了沟口就犯愁了：沟里的路细细一线，有的地方只有一脚宽，他们抬机器就象抬大轿的规模，横直难进。你走路我就得下崖，我走路你就得贴墙。

八个汉子顿时泄气，一天的高兴都随沟里的凉沁沁的风吹远。

高个子说：“你看人家外面的路，比我们的稻场还宽，我们的门前屁股大个窝！”

胖子说：“长在山旮旯里，生就吃红薯的命，活厌了，你上门当女婿去。”

高个子：“你个鳖儿……”

在一旁闷着抽烟的支书，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气，“忽”地站起来，把烟锅放脚后跟猛磕：“谈话，拆机器，朝回扛！”

绳子一会儿就解了，可那一个个亮晶晶的螺丝钉怎么也拧不动，老支书无奈，只得派二个头脑灵光的小伙子出山再去请技术，一直折腾到三星西斜才回家。

第二天又请技术员，安脱粒机、安柴油发动机，终于山寨里响起了机器的声音，群众看着这铁家伙吞金吐玉，个个欢呼起来。老支书嘴里噙着旱烟袋，眼帘一片模糊……

山里人把这当作最大的喜事高兴，还有的专门进深山接亲戚来看稀奇，特别是当脱粒机来给自己脱麦的时候……然而，山路太窄，太崎岖，文明还不能大踏步进山。笨重的脱粒机到一家就要兴师动众，就要拆，就要安装，这一年几家硬要等着机器脱粒的人家最终没有等来机器，而是等来了绵长的梅雨，他们眼看着金灿灿的麦粒长出了绿芽。

这以后，在村里没有通大路之前，山里一直响着千年的连枷声……

苹果悲剧

江北某乡有一个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苹果园，这一年喜获丰收。枝枝压弯，树树丰硕，到了苹果压苹果地的地步。合不拢嘴的支书到供销社一问，回来就愁眉不展。那时，商品经济不发达，一斤苹果只有角把钱。卖不出价不说，还运不出山。挑一担苹果进城，起早贪黑，卖不了几个钱。眼见得红光透亮的苹果一天天变色霉烂，支书伤心地哭了。

他恨这树为什么结这么多苹果，恨山里太闭塞，也恨这些

年的心血白流了。他操起剪刀，恨恨地剪起树枝。从此，这个江北有名的苹果之乡衰退了。

苹果卖不出去有许多政策上的原因。然而交通不便利是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武汉知青的恋情

六十年代末，一批武汉知青下放郧县。其中有一对正处于朦胧状态中的恋人。可是落户的时候，甲落在白桑，乙落在杨溪，二人相隔50余里，而那时的郧白路才初具规模，雷峰垭还没有遂道。

二位武汉知青白天在大寨田里战天斗地，晚上风尘仆仆地赶约会。走一个晚上，以雷峰垭为界。他们总是在高高的雷峰垭上相会相依，谈劳动的体会，谈生活的苦涩，谈理想和抱负，把四周的黑夜和天上的星星也作为爱情的话题交谈了。听见鸡子啼晓，二人就恋恋分手，然后匆匆地赶回各自的知青点。

数年后，这一对青年先后考学离开了郧县，当谈起这一段生活，他们对山里的路感受很深，说：“当时要是能行自行车，那才浪漫呢。”如今他们都学有所成。其中一位还是颇有名气的作家。

路，文明的通道，历史的血脉。当一个商品没有路，它就走不进市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当一个民族没有路，他就会长期封闭，与世隔绝……

第四章 郧县当代公路，从那一天一条路开始，经过三个重点阶段，终于甩掉了交通落后的“帽子”

新中国对公路高度重视。这个苏醒了东方巨人已经意识

到，交通的不利制约着国家的发展和兴盛。1950年中央交通部对公路工作提出了“重点恢复，一般维持”的方针，由于新生的共和国经济有限，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群众性修路和养护公路的制度。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县的老白公路、郧十公路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组织下，发动沿线群众义务投工，整修恢复。1955年秋，县政府交通科首先拟定交通建设规划，主要目标是：新修两郧（郧县至郧西）公路，接郧十公路，沟通我县汉江南北，打通郧白公路——郧县城关至白桑的路。

1956年元月，湖北省政府紧急指示修筑两郧公路。同年3月省公路局派第一测量队对两郧公路进行全面测量，他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看线测路，穿越洪荒和原始，测得该路长65公里，县境内郧城至界牌关38公里。同年6月，郧白路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县政府的要求，我县有关人员，配合省公路局第一测量队，对郧白路进行了测量。全长34公里的郧白路线，被石灰印迹和木签标志了下来。

1956年至1958年，我县先后完成新修公路四条，共九十一公里。在此期间，先后完成通车的公路还有两陈公路4公里，郧城伏山简易公路13公里，大堰大柳简易公路13公里。

至此，郧县人民不仅完全填补了江北无路的窘境，而且道路还要血脉一样朝偏山远山、朝穷乡僻壤伸延……

据《郧县交通志》载：我县公路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重点，概括如下：

1956至1962年，为首次筑路高潮，开发的重点为江北，先后完成的有两郧、郧白、白南、刘黄、白梅、郧伏、堰大等主要公路线，基本解决了江北交通运输闭塞的状况。

1965年至1970年为干线公路改、扩时期。此间配合“三线”建设，重点改善了老白和郧十公路，同时对丹江库区淹没的两郧、堰大、郧南、丹郧公路等实施了改线和新建。这个时期，还新修了郧房公路和煤矿专用公路（太阳坡——红岩

背)。

1976年到1980年，为社社通公路时期。此间社队公路大会战前后历时五年余，参战民工达十万余人次。此阶段会战的主战场是江南。先后完成施工的公路有茶青、鲍东、鄞辽、姚五、煤叶等主要公路。沿江河谷，炮声震天，红旗漫卷，硝烟弥漫，民工遍地，经过几战几合，1980年12月终于达到全县社社通公路的目的！这期间共完成公路六条217.28公里，社队通路51条，共455.34公里。

鄞县公路建设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完善几个大的阶段，鄞县人民基本上解决了那种肩挑背驮的状况，开始用板车、自行车、手扶拖拉机等机械运输自己的收获和梦想了。

这是历史的一个伟大进步。

据资料统计，1981年以前全县新建各类公路比建国前增长八倍之多！依县内现有面积和人口计算，平均密度为33.69公里/百平方公里，每千人占有公路数为2.37公里。

我们的成绩非常辉煌。当我们再一次放眼全国，特别是放眼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辉煌仍是一种落后。

“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运输市场的考察报告”，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国公路的里程是没有统计的。……按行政管辖范围划分，公路总里程约为29万公里。（假若与面积同中国相差不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比较，印度同等水平的公路里程超过90万公里（约为中国的3倍多）；巴西为120万公里（约为中国的4倍多）……

如果按人口平均，美国每人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是我们的30倍以上！其中包括如网状向全美延伸的高速公路，而我国的高速公路刚刚起步，有几截短的可怜的高速公路标志着它的新生。